主编/韩忠良　本卷主编/谢天振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2004年翻译文学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

21SHIJI ZHONGGUO WENXUE DAXI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主编/韩忠良　本卷主编/谢天振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2004年翻译文学

春风文艺出版社

© 韩忠良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4年翻译文学 / 韩忠良主编.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1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ISBN 7-5313-2856-9

Ⅰ. 2… Ⅱ. 韩… Ⅲ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现代
Ⅳ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3932号

责任编辑：常 晶 温去非
封面设计：耿志远 冯少玲

1、春风文艺出版社享有对本书与著作权有关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2、非法盗版，销售盗版书的行为是违法侵权行为，春风文艺出版社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3、欢迎各界人士对复制、发行、销售盗版书的侵权行为进行举报，出版社将予以奖励。

举报电话 024-22593831 春风文艺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024-23284391 辽宁昊星律师事务所
陈 光 律师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110003
联系电话：024—23284393
购书电话：024—23284402
网址：www.chunfeng.net
幅面尺寸：148mm×210mm
字数：367千字
2005年1月第1版
印张：14.5 插页：2
印数：1—6000册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北宁市印刷厂印刷
定价：2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谢天振

在明确了翻译文学不等于外国文学、并且还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后——这是我在此前三本翻译文学卷的序言里反复讨论、阐述和论证过的一个命题，我们就可以讨论下一个命题，即翻译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具体对我们现在正在编选的这本“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4年翻译文学”而言，也即2004年的翻译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什么？

尽管我在这里说的是“翻译文学”，但我想我的读者一定都很清楚，这里真正在为我们“提供什么”的，不是“翻译文学”本身，而是隐藏在“翻译文学”背后的翻译家——只是我也和我的大多数读者一样，往往只记住了马尔克斯，记住了米兰·昆德拉，却没有记住（或者说，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记）翻译马尔克斯、翻译米兰·昆德拉作品的译者的名字。然而这对翻译家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因为正是翻译家在林林总总、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挑选出值得介绍、推荐给中国读者欣赏的作品，也正是通过翻译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再创造，我们的读者才有机会享用到一道道无比丰富、无比精美、且充满异国风情的文化大

餐。[①]

年终岁末，当我为了编选这本“翻译文学卷”而一年一度地检视发表在全国各地有关杂志上的翻译文学作品时，我对我们的文学翻译家的感激之情更是油然而生。2004年发表的翻译文学作品中首先吸引我的注意且令我读罢仍不能释卷的是赵德明教授翻译的拉美文学名家巴尔加斯·略萨的长篇小说《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法国著名画家保罗·高更。对于高更我们多数读者不会感到陌生，众所周知，他是19世纪末法国后期印象主义流派的绘画大师，不过对我们多数人来说印象更为深刻的也许还是他的那些画风独特、形象殊异的印象主义杰作，这是为世界上许多博物馆所珍藏的价值连城的镇馆之宝。但是，对高更在生活中具体如何特立独行、如何不满当时的主流艺术中对时尚的追求而另辟蹊径、寻求土著文化和东方色彩，我们大多数人就不甚了了了。略萨的小说极其生动地为我们塑造出了一个坚持独立思考和追求精神自由的艺术家形象，再现了高更毅然出走巴黎、远渡遥远的马泰亚等地，脱掉文明外衣，全身心地融入当地土著人的生活和风俗习惯、并从中获得艺术灵感的经历和情境。小说中的高更也真的脱掉了他的所有衣服，全身赤裸地与当地土著人一起围着篝火狂舞，甚至就在广场边与土著女人做爱。高更追求异国情调，向往原始人的神话和传说，与土著女人真心相爱。小说详细描述了高更与一个又一个的土著女人的相识、相爱、同居并从事艺术创作的过程，这是交织着情欲沸腾与创作冲动的过程，也是高更一幅幅杰作产生的具体背景。值得一提的还有略萨的写作手法：通篇用第二人称写成，在关键段落作者会与作品的主人公直接对话，从而带给读者

①严格而言，当然不止是翻译家，还有当代翻译理论所谓的“赞助人”如出版社等运作机构和部门，不过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谈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个新的阅读体验——似乎读者与作者一起亲眼目睹主人公的言行举止、思想、创作。[①]与此同时，这种写作手法还让读者感觉到，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在展示作品主人公高更的所作所为，不如说是在曲折地传达作者略萨本人的所思所想。

与略萨的小说相比，当代美国后现代作家威廉·加斯的“元小说”《在中部地区的深处》和瑞士作家乌尔斯·维特默尔的短篇小说《消失在新年的中国人》带给读者的阅读体验就更加新鲜并富于挑战性了。

所谓的“元小说”，指的是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兴起并给美国文坛带来极大冲击的自我反映式小说。对“元小说”评论界的态度历来是毁誉参半，褒之者称之为“通过严肃的自我探索，利用当代哲学、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的词语来重新塑造这个世界”；贬之者则针对其“顺序颠倒、杂乱无章、支离破碎和东拉西扯”的特征，称它是“患了一种介乎妄想症和神经分裂症之间的疾病，似乎在联合与分裂之间犹豫不决”。[②]加斯的小说《在中部地区的深处》写一个告别了爱人的中年诗人来到印第安纳州的B镇——一座衰败的小镇，有着污秽而冷漠的环境和孤独而绝望的居民。小说中共有36个独立的小节，每节都有一个标题，如“一个地方”、“天气”、“我的房子”、“一个人”、“电线”、“教堂”、“政治”等等，但这只是些孤零零的由文字组成的画面而已，它们相互之间没有时空上的联系，没有部分与整体上的关

①略萨的原作有485页22章，其中单数各章讲述高更的外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双数各章讲述高更的故事，其结构很有特色。本文所述仅就所选与高更有关章节而言。

②参见方凡《幻影　戏仿　游戏—评威廉·加斯〈在中部地区的深处〉》，《外国文学》2004年第3期。

系，也没有形象和事件。这是一篇颇为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实验小说。

瑞士作家维特默尔的短篇小说《消失在新年的中国人》与上述威廉·加斯的小说可谓异曲同工，同样带给我们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小说的主人公在虚构上与幻象异者，也即他想象中的中国或中国人交往，经历了从幻想到书写直至消亡的过程。

近年来，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布引起了国内文化界越来越密切的关注。媒体在颁奖的当天或次日就迅速予以报道，出版界则立即通过有关渠道洽谈版权，恨不得立即翻译出版该获奖作家的作品，各文学杂志也都忙不迭地预留篇幅，以翻译刊登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面对国内文化界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所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热情，我多少有点感到困惑。媒体的追踪和出版界的关注无可非议，前者追求新闻效应，后者期待着市场回报，但是我们的文学杂志一窝蜂地争相翻译刊登获奖作家的作品，是否太心急了些？且不说短时间内翻译出来的作品，其翻译质量难以得到保证，短时间内仓促选择的作品也很难保证即是该作家的精品佳作或代表作品。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这种做法的背后其实折射出我们的一些杂志编辑对自己选择翻译外国作家作品的能力缺乏自信，而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过于相信。其实最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冷门迭爆，而好几个众望所归的优秀文学家却接二连三地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显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所以我们中国人应该摆脱心中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而取一个较为理智的立场对待诺贝尔文学奖。

当然，作为以传递国外文学最新信息和动态为己任的翻译文学来说，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这样一个国际文学界引人注目的事件，它自然不能闭眼不顾，而负有责任予以反映。所以，本“翻译文学”卷也收入了一篇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的短篇小说《保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

篇小说的评价，而仅仅反映了我们对这一事实的承认。事实上，耶利内克本来就是一位颇惹争议的作家，其作品多以“男人和女人之间以及家庭中的战争以及和平、性、暴力以及死亡”为主要题材，对女性在私生活中所受到的男人的压迫、所遭受的侮辱和伤害极为关注，并给予猛烈的抨击。《保拉》篇幅不长，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个思想混乱、智商不高的青年女工保拉的生活，基本反映了这位女作家的创作特色。

如果不为作家的名气所惑的话，那么澳大利亚作家威廉·霍尔顿的小说《七年之痒》和日本作家夏树静子的小说《苍白的告发》一定会赢得读者的喜欢。前者是一篇不到三千字的短篇小说，构思相当精巧：女主人公莉迪亚的丈夫杰克七年前突然离家出走，杳无音信。因杰克经常虐待、打骂莉迪亚，警察起先怀疑是莉迪亚不堪忍受杰克的虐待而杀了杰克，莉迪亚为此背上恶名，生活非常艰辛。其实杰克是故意制造这一失踪死亡的假象的，目的是骗取保险公司一份价值五十万元的人寿保险。如今，在莉迪亚正式办妥法院确认杰克死亡的手续并可拿到那笔保险金之际，杰克出现了，并威胁莉迪亚把钱给他。不过，这一次恶人的企图没有得逞，事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后者的篇幅要长一些，围绕着一桩谋杀案展开，案中有案，巧妙地融合了侦探小说和推理小说两种小说的特点，情节一波三折，悬念迭现，然而曲折而不离奇，出乎意料，却又合乎情理，极富娱乐性。

接下来的两位作家的作品，则是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世纪之交时期小说的题材特点，反映了当今这个信息时代的新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法国女作家卡斯泰涅德的三篇小说《浪漫曲》和《聋子的对话》写的是电脑写作软件（主人公借助电脑写作软件每月可完成两部长篇小说）和色情网站的故事，《电影招待会》反映了地下摄影棚利用墨西哥贫穷姑娘向往美国自由、急切越过边境的心理，雇用杀人犯，诱骗这些姑娘作为牺牲品摄制的真实的暴力、色情谋杀影片，借以赚取高昂利润的故事。俄罗斯作家

叶罗费耶夫的小说正如其篇名所示，写了两个21世纪的娜塔莎·罗斯托娃的形象。娜塔莎·罗斯托娃本是列夫·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女主人公，被视作俄罗斯女性美的象征，但是21世纪的娜塔莎却已经是另一副模样，她们举止粗鲁，满口脏话，性生活随便，以情人众多、同性恋、吸毒、善于利用男人为荣，为达目的，甚至不惜违法乱纪，制造假证件，进行假结婚，等等。21世纪的娜塔莎既没有最基本的地理知识，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更是毫无兴趣，她们的人生目标就是金钱和及时享乐。

同样是反映当代青年形象的作品，爱尔兰女作家安妮·恩莱特的短篇小说《枕头》展示的又是另一番情景。在某所美国大学里，来自中国的十九岁女大学生李与两个美国女生和一个爱尔兰女生爱里森同居一个宿舍。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她们彼此间在许多方面都难以理解：尽管李的英语比爱里森还好，但初来乍到的她对同性恋甚至比基尼一无所知。爱里森则对李做的菜、从中国带来的药丸甚至她做的眼保健操充满了好奇。而有一天晚上，当李抱着枕头出现在爱里森的面前时，后者还以为李是想与她相拥而眠……然而，事情的发展表明，她们——不光是李与爱里森，还有爱里森与她的美国室友之间，相互之间并不完全理解，她们中间还存在着一条远未填平的文化鸿沟。

如果说，不同民族的文化间存在着一条鸿沟的话，那么不同民族间的感情却是相通的。同是爱尔兰女作家的克莱尔·基根，她的小说《深草丛中的爱》以女主人公考蒂丽亚当天的行踪为主线，交织着她与医生的恋爱经过。作品通过回忆与现实的交错，编织了一则凄美、缠绵、令人心碎的故事。作者以相当细致、精美的描写，勾勒出一幅宁静、清冷的素描画，然而在其温婉、冷峻的笔触后面，隐匿着的却是女性的忧伤与孤苦，痴情的等待和面对薄情的无奈。

韩国作家权智艺的小说《鳗鱼炖菜》与《深草丛中的爱》可

谓异曲同工，甚至在写作手法上都颇相仿佛。前者同样运用了时空交错的手法，通过对女主人公坎坷身世的细腻刻画，叙述了一个缠绵悱恻、催人泪下的故事。

拉美作家——墨西哥的胡安·何塞·阿雷奥拉和巴西的保罗·科埃略——毫无疑问是两位当代寓言的写作高手。阿雷奥拉的《奇幻的微粒》讲述的是一则发生在蚂蚁世界的故事：一只卑微的蚂蚁一天驮回来一颗奇幻的微粒，但却受到一级级昏庸无能的官员们的层层责难，后来还被判处了死刑，关进了牢房。一日，女狱卒发现牢房里充满了奇异的光芒，那颗微粒犹如钻石般地在自己的光芒中燃烧，而那只英雄的蚂蚁就躺在微粒的旁边，精力耗尽，全身透明。有关蚂蚁的去世和那颗微粒的神奇功能的消息一下传遍了蚂蚁世界，蚂蚁们争先恐后前来瞻仰和朝拜。精明的老蚂蚁们把奇幻的微粒所唤起的虔诚崇拜之情演变成严格的官方宗教信仰，它们为微粒建造了一所圣殿，为那只遭到杀害的蚂蚁修建了一座陵墓，把当初非难那只死去的蚂蚁的官员们统统撤职，在圣殿的周围兴建了一座座的高楼大厦，官员们按各自的等级入住。而普通蚂蚁们则再也没有心思去驮粮食了，它们纷纷去寻找奇幻的微粒，但实际驮回的都是些虚假的奇幻微粒，储存虚假微粒的仓库最后竟占据了整个蚁窝的三分之二……故事的结尾是不难想象的，没有了粮食的蚂蚁们最后都饿死了。不过，发人深省的是，那颗奇幻的微粒又被另一窝蚂蚁接过去了，新蚁窝的统治者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播下了新的具有感染性的偶像崇拜的种子……

科埃略的《故事九则》比阿雷奥拉的故事更为简洁，但在寓意的深刻方面却并不逊色。如其中的一则《疯子的王国》讲一个巫师想摧毁一个王国，把一瓶神奇的药水投进了该国居民的井里。第二天早上，所有的居民喝了井里的水全都变成了疯子，唯有国王例外，因为他有自己的专用水井，巫师未能投药。为了管理发了疯的居民，国王制定了一系列的治安和公共卫生措施，但

无法执行，因为警察和监察人员也都喝了有毒的井水而变成了疯子，他们认为国王的法令是荒谬的，决定不予执行。而居民们得知国王的法令后，全都认为国王疯了，才制定出如此毫无意义的东西，他们呐喊着要求国王退位。感到绝望的国王准备放弃王位，但王后建议说："我们也去喝他们一样的水。"果然，在喝了使人发疯的井水后，国王也开始讲那些毫无意义的话，而此时他的臣民觉得他们的国王很有智慧，应该继续执政。从此，这个国家就太平无事了，而国王至死都在治理这个国家。

以诗歌享誉世界文坛的智利女诗人、拉丁美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中国的装饰师》让读者领略到了作者高超的散文造诣。作者仅用了寥寥数笔，就让一个中国装饰师（确切地说是一位中国画的工艺画师）的形象跃然纸上。与此同时，在流畅的笔尖下还流露出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无比欣赏。

著名俄罗斯作家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的散文《不见了松鸦》反映了作者对当前正在日益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深深的忧虑。在文章结尾，作者写道："人们啊，俄罗斯人啊，松鸦消失了！我们的身边又少了一种生灵！人们啊，你为何不大声疾呼？你为何不使警钟长鸣？孩子们，你们为何不为那神话般奇妙的鸟儿悲泣？你们多数未听过云雀的欢啼，也没听见过田野里鹌鹑的大叫。他们长眠了！夜晚里从乡村的田野到湖泊河流的岸边，再没有长脚秧鸡向你报告夏日的到来，近处翻耕过的田地里，也不会再有凤头鸡问你：'父母是谁？'事实上，你们谁家的孩子都不是……你们是孤儿。生长在孤儿般的乡村与城镇里、骇人地释放烟雾与化学病毒的工厂周围，生长在孤儿般的田野、草地和刈草场里。而把你们置于孤儿境地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你们的父母双亲。"这样的诘问，这样的忧思，显然不仅仅属于俄罗斯。

读日本作家五木宽之的散文，你就像是在聆听一位阅尽人间滋味的智慧长者与你共同探讨人生的哲理。人生都会经历"心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忽然萎靡的日子”，都会有痛苦甚至绝望，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该如何应对？作者并没有摆出一副长辈说教的面孔，而是敞开自己的心灵，把读者当作自己的知心朋友，坦诚地诉说自己的种种感受。像这样的对人生的探讨，其意义显然并不局限于日本读者，世界各民族的读者应该都能从中得到对人生的感悟和启迪。

在同一本翻译文学卷里收入同一个作家的两篇作品，这在此前的三本翻译文学卷里是没有先例的，但这次我却要为略萨破一下这个先例。略萨的散文《文学与人生》触及了当前社会的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商品经济的大潮汹涌而来几乎占据了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今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多地依赖和沉迷于视听媒体，文学（它的载体就是书籍）会不会消失？未来的人类真的会像比尔·盖茨所说的那样将只从屏幕上阅读了吗？这个问题与我们国家也有极其密切的关系。12月3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公布了第三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的阅读率呈下降趋势，在调查的识字的城乡居民中，每月读一本书的人仅为51.7%，我国国民中有读书习惯的人仅占5%。[①]而这些被调查者对于不读书的理由，与略萨在《文学与人生》一文所指出的如出一辙：没有时间。略萨的文章极富说服力地分析了（书面）文学的种种不可替代的功能——培养公民的批评精神、独立思考精神、永远斗志昂扬的精神、以及丰富的想象力等等，也分析了一个没有文学的世界将是怎样一个没有教养的世界、野蛮的世界、缺乏感情的世界、无知愚昧的世界、没有激情和爱情的世界，指出视听媒体无法代替文学的种种功能。

如果说视听媒体无法代替文学的种种功能，那么我觉得，这里说的文学首先应该指的是诗。阅读优秀诗人的诗作所带来的快

①参见2004年12月4日文汇报陆正明《读书的人越来越少》。

感、愉悦、种种情感的跌宕起伏、同情和共鸣，等等，等等，这些都只有读者在独自一人阅读、品味、吟诵诗时才能体会到，不要说是视听媒体，即使是优秀演员的相当精彩的朗诵，都无法完全代替。本卷翻译文学收入了澳门诗人姚风翻译的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的《阴影的重量》、孚夫翻译的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明信片》、《一列火车》等诗作，以及薛庆国翻译的叙利亚诗人阿杜尼斯的诗选。愿读者在阅读这些当今世界最优秀的诗人的作品时，能感受到视听媒体所无法给予的快乐和享受。

2004年的翻译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什么？通过本书所收入的有限的几篇小说、散文和诗歌，通过本书附录的本年度的翻译作品篇目，我们的读者当不难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目 录

001/序 ----------谢天振

小 说

001/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
----------[秘鲁—西班牙]巴尔加斯·略萨 **赵德明译**
096/在中部地区的深处 ---------[美国]威廉·加斯 **方 凡译**
128/消失在新年的中国人
----------[瑞士]乌尔斯·维特默尔 **李明明译**
138/保拉 ----------[奥地利]耶利内克 **里 波译**
147/七年之痒 ----------[澳大利亚]威廉·霍尔顿 **陈荣生译**
152/苍白的告发 ----------[日本]夏树静子 **王 俊译**
170/卡斯泰涅德小说三篇
----------[法国]莫尼克·卡斯泰涅德 **徐家顺译**
184/21世纪的娜塔莎·罗斯托娃
----------[俄罗斯]维克托·叶罗费耶夫 **徐振亚译**
201/枕头 ----------[爱尔兰]安妮·恩莱特 **何 平译**
211/深草丛中的爱 ---------[爱尔兰]克莱尔·基根 **程 爽译**
223/鳗鱼炖菜 ----------[韩国]权智艺 **张玄平译**
244/奇幻的微粒 ---[墨西哥]胡安·何塞·阿雷奥拉 **尹承东译**
251/故事九则 ----------[巴西]保罗·科埃略 **孙成敖译**

散　文

263/中国的装饰师 ----------[智利]加·米斯特拉尔　段若川译
266/不见了松鸦 ---[俄罗斯]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　王敬涛译
272/五木宽之散文选 ------------[日本]五木宽之　汪　平译
282/文学与人生
----------[秘鲁—西班牙]马·巴尔加斯·略萨　赵德明译

诗　歌

297/阴影的重量
----------[葡萄牙]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　姚　风译
317/扎加耶夫斯基诗选
----------[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孚　夫译
326/阿杜尼斯诗选 ----------[叙利亚]阿杜尼斯　薛庆国译

333/2003年11月~12月外国文学作品汉译书目辑录
---------- 江帆　刘霁
343/2004年外国文学作品汉译书目辑录 ---------- 刘霁　江帆
416/2004年我国主要报刊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篇目索引
---------- 江帆　刘霁
450/关于外国文学作品汉译索引及书目的说明
---------- 江帆　刘霁

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长篇选译）

［秘鲁—西班牙］巴尔加斯·略萨
赵德明　译

第二章　幽灵在观看

时间：1892 年 4 月
地点：马泰亚（新西兰附近的法属殖民地）

“高更”这个叫法要归功于特哈阿马娜——他上岛的第一个老婆。因为此前那个女人，蒂蒂·贝奇多斯，那个新西兰—毛利混血儿饶舌妇，只是高更登上塔希提岛先后住在帕皮提、帕艾阿、马泰亚的情妇，而不是正规意义上的老婆。那个时候大家还

[redacted]

（Mario Vargas Llosa，1936—　），秘鲁—西班牙小说家，拉美“文学爆炸”运动的主将之一。主要作品有《绿房子》、《酒吧长谈》、《胡利娅姨妈与作家》等。

都叫他保罗呢。

他是1891年6月9日黎明时分到达帕皮提的；此前，他从马赛上船，中间分别在亚丁和努美阿两次上岸换船，经过两个半月的漂洋过海来到塔希提岛。最终上岛时，他刚满四十三岁。他带来了全部家当。这似乎表明：他已经永远结束了在欧洲和巴黎的生活。他的家当有：一百码画布、颜料、油料、画笔、一对兽角、两把曼陀铃、一把吉他、几个布列塔尼出产的烟斗、一把旧式手枪和一捆穿过的衣裳。他这个人看上去还算结实——可是，高更，你的健康已经悄悄受到了损害——蓝眼睛微微突出，喜欢转动；嘴巴总是咧出傲慢的表情；鼻梁弯曲，属于鹰钩式。胡须短而硬；头发长，栗色中泛红；到达这个只有三千生灵（其中五百是欧洲人）的城市不久，他就剪掉了长发；因为法国海军少尉热诺——高更来到帕皮提后最早交往的朋友之一——告诉他：根据他的长发和头上戴的小帽子，毛利人会以为他是个“马胡”呢，塔希提话就是二尾子，阴阳人的意思。

高更是带着许多幻想而来的。他刚一呼吸到帕皮提的炎热空气，就被那从湛蓝之极的天空上强烈的光线照得眼花缭乱了；他觉得大自然就在自己身边。四周长满了果树，城市街道尘土飞扬，充满了芳香——橘树、柠檬、苹果、椰树、芒果、番石榴、营养丰富的面包树——立刻，他就想动手作画。很长时间以来，他没有这种感觉了。可他不能马上工作，因为他踏上这块盼望已久的土地时迈出的不是右脚[①]。在他到达法属波利尼西亚首府几天之后，政府为毛利人最后一位国王波马列五世举行了庄严的葬礼；高更用画笔和速写本记录了全过程。几天后，他以为自己也要死了。因为1891年8月初，他刚开始适应帕皮提的炎热气候和醉人的芳香时，突然大出血并伴有心动过速，胸口好像拉风箱一样起伏，让他喘不过气来。助人为乐的热诺把他送进了瓦亚米

①意思是不走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